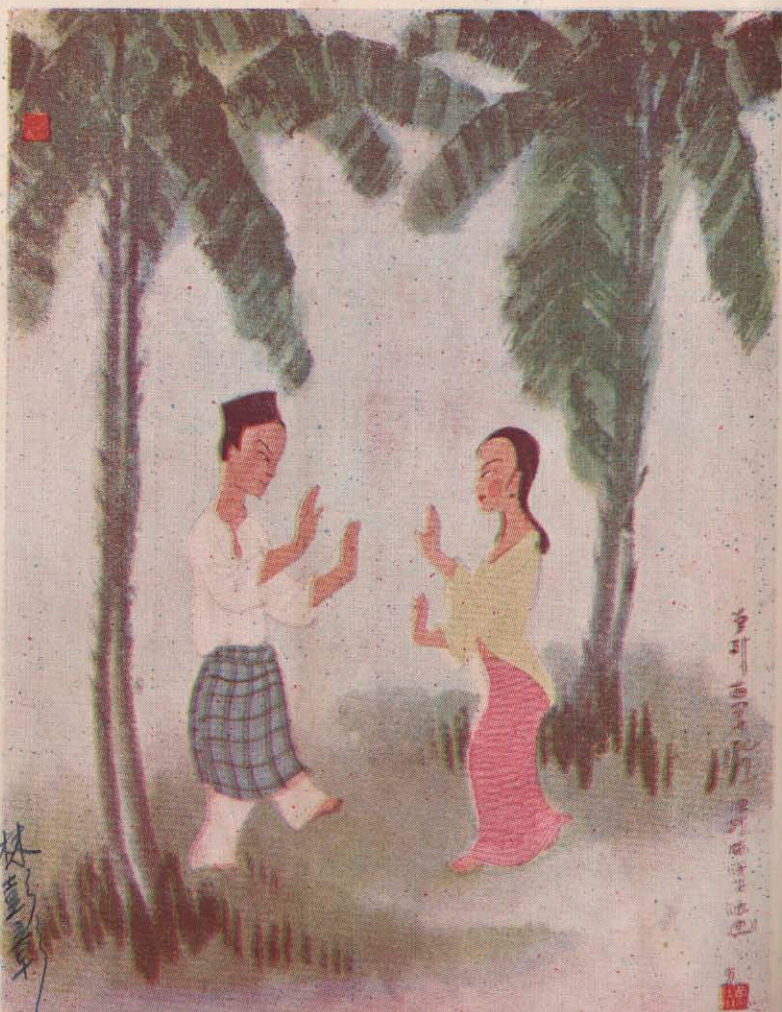


14

蕉風



林彭景

蕉風
林彭景畫

印



蕉 風

第四十期目錄

青年園地

山芭仔：獅子城（詩歌）	劉強：馬來人的風俗（采風）	山東佬：葫蘆島遊記（遊記）	何榮華：福隆港風光綺麗（遊記）	白蒂：渣滓（小說）	胡瓊球：在監獄裡（小說）	瓊山：麻河之水慢慢流（小說）	謝玉謙：傍徨（美術）	昭麟：夜襲榴槤園（散文）	卿華：黃昏（散文）	歲寒心：「一個舞女的自述」讀後（雜感）	榮全：閒話命運（雜感）	予生：馬六甲公主（歷史故事）	高原：阿才孀（小說）	毅勇：近打河畔（散文）	春曉：黃萬通變了（散文）	筆心：今天（散文）	鍾源興：啼啞！（詩）	堅兵：膜拜（詩）	黃宇宙：旅行（詩）	寒影：為「青年園地」的開闢而歡呼（信箱）
（1）	（4）	（8）	（10）	（12）	（17）	（18）	（21）	（22）	（23）	（24）	（25）	（26）	（28）	（29）	（29）	（30）	（31）	（31）	（31）	（32）



猶子城

山·
芭·
仔·

(一)

那遠古遠古的時代，
浮在民丹島上的天，
展示着無邊的深藍；
撕碎了的白雲，

悠然地旅行；

海溫馴地伏在天底腳下，
波浪呵！

多情地對天低語；

偶而掠過天邊，

是英勇飛翔的海鷗；

民丹島上的山巒，

受了驕陽親切的愛撫，

現出洋洋自得的樣子；

每一顆欣欣向榮的草木，

歡欣地接受太陽的吻。

呵！

這一天，

是民丹島的光榮！

這一天，

室利佛逝國的蘇丹，

帶着一群隨臣，

來到了民丹島。

蘇丹——

南洋群島的共主，

出巡他的統治國，

駕臨了這小小的島。

民丹島的沙灘上，

他傲然地站着；

隨臣們像一羣狗，

忠實地跟在他背後。

蘇丹的眼睛，

望向海外；

蘇丹的眼睛，

緊緊地瞪住了，

遠遠的海面上，

一個蒼翠的島，

水鬼似地伸頭出海面。

沙灘呵！

潔白如雪；

沙灘呵！

在陽光下，

閃着銀白的光，

宛如一面鏡子。

海島，

在蘇丹眼內，

像一個百般嫵媚的美女。

「呵！

我底臣下，

對面美麗可愛的海島，

是甚麼島？」



詩

歌

「蘇丹陛下，
我們的太陽呵！
那對面的海島，
單馬錫是她底芳名。」

(11)

每一張櫓，
划在水裏，
奏出單調的樂曲，
船身忽高忽低，
慢慢地前進；
波浪紛紛讓出一條路來，
緊緊貼在船邊，
彷彿一羣臣民，
在歡呼。

海風呵！
胆怯地吻蘇丹的面頰；
海風呵！
吹皺了平靜的海面。
太陽呵！
焦急地，
猛烈地，
要把皺紋燙平。

船的後面，
拖着一條白的尾巴；
船的前面，
單馬錫對它微笑。

東南方，
帶來了大風。
大風，
力大無比，
猛如獅子；
大風，
發狂地吹；
船兒，
被吹得左右搖擺。

海浪，
大風的幫兇，
張開天大的口，
要把船吞食。
船兒，
被拋到天空，
重又跌入海裏。
桅杆，
被大風折斷，

飄浮在海面。
呵！
海神，
被激怒了。
風底勢力，
愈來愈大。
海底憤怒，
愈來愈深。
看呵！
船要被吞食了。

終于，
蘇丹決定了，
脫了頭上的皇冠，
送到海底手裏，
表示向它屈服。
立時，
風約制了它底勢力，
海冰消了它底憤怒。
風，依然和暖地吹；
浪，依然歡欣地跳；
剛才的風暴，
剛才的巨浪，
消失得無踪無影。



船停在河嘴上。

潔白的沙灘，

印上蘇丹和隨臣們的

雜亂的腳跡。

銀白色的沙，

親暱地吻他們底腳背。

呵！

蘇丹他們停住了腳。

腳，

生根入地下；

腳，

微微地顫抖。

他們底眼前，

出現一隻野獸。

野獸呵！

姿態雄偉。

野獸呵！

矯健敏捷。

牠底頭，

是黑色；

牠底頸，

是白色；

牠底身，
是棕黃。

這一隻野獸，

蘇丹從沒見過，

隨臣們也沒見過。

這一隻野獸，

蘇丹從沒夢想過。

這隻野獸呵！

蘇丹和隨臣，

不知怎樣稱呼牠。

隨臣之中，

有一位老人，

他是全國裏，

最智慧的人。

老人呵！

活了半世紀以上。

老人呵！

看見過許多事物。

老人呵！

想起了他底少年，

想起了長輩說過獅子。

老人呵！

就這麼叫這野獸，

叫牠做獅子。

蘇丹呀！

他預言：

「出產此獸的地方，

乃是吉祥之地呵！」

於是，

蘇丹和隨臣，

居住下來了。

於是，

一個城市，

在此崛起。

這城市呵！

蘇丹把它起名爲：

「星加坡拉；」

或「獅子城。」

一百年前，

西方的船，

帶來了白種人。

他們呵！

發現了古城的遺跡；

「獅子城」的遺跡，

依然存在。



馬來人的風俗

劉譯

(一) 妊娠

馬來婦人在還沒有分娩的時候，做丈夫的須先到一個著名的繡婆那裏，送給她一個貯滿新鮮的柞葉的銅盤，和銀幣二角五分。當她收下了這樣的禮品，不論甚麼時候分娩，就一定要去接生。不過，產婦分娩以後，她還可以索取一點報酬。通常首胎收費兩元，第二胎及第三胎一元到一元半，第四胎以後二角半到五角。

孕婦在分娩前後的幾個月中間，她和她的丈夫的一切舉動，都受着一定的限制；不然的話，孕婦要被上天判死。至所受的限制，大約有以下幾種：一，丈夫不可以剪髮，因為剪髮是毀傷的行爲。二，家中的人不可以宰殺任何家畜或禽獸，因為屠殺是生產的敵對行爲。三，也不可以驅走或打傷喪家或迷途的動物。四，如果有一個人到別家去做客，正碰到主家的孕婦產期迫近，那麼，他最少要在該宅寄宿兩宵；不然，姪婦便難免于死。五，丈夫不可以正坐在住宅的門

口，因為門口是樓梯所在地，像祖宗的香位不可以褻慢一樣；如有據坐門口的，一定會遭到可怕的结果。至孕婦自己也要小心翼翼地駕馭她的舌頭，她不得信口污辱人畜，因為這樣的舉動，會將不良的性情傳給胎兒。孕婦分娩以前，縱或非常疲乏，也不能在日間躺臥席上，因為要防胎兒給惡魔所攫，所以，須與睡魔搏鬥，直到黑夜才可入眠。

遇着月蝕，那就是怪物要吞月姐，馬來人擊鼓打鑼，作種種尖銳的喧鬧，要嚇退怪物。在這時候，孕婦受苦最厲害；她要坐在一個像盤的架上，絲毫不動；這架必須用繩繫在樑上，坐的時候必須戰戰兢兢，頭戴飯鍋爲冠，腰帶上插鉞瓢爲刀，這樣就可以保護母子的安全，不受怪物殘害。

誕生小孩雖然是件喜事，實是婦女一大難關。馬來人喜歡生女孩，因為女子長大出嫁後，丈夫所有的兄弟都要給她經濟上的援助。在孕婦臨盆時，他們在床下放着一把刀，目的在鎮壓邪魔鬼怪。產後就用一

塊石頭在嬰孩的頭旁床上打擊幾下，然後再在他脚旁床上打擊幾下，這樣嬰孩將來就不容易因甚麼聲音而受驚。打畢，穩婆抱着嬰孩到水邊洗浴，然後命名。嬰孩洗浴以後，多用椰油塗身，免他受寒。第一日，第三日或第五日，父親備飯請親友。出世後四十天，舉行盛大的「生日禮」，如同中國人做「滿月」似的。週歲也請客一次。「順月」的母親須住在帳中四十日，不得出外。有時丈夫置炭爐於帳中，令她的背向火烘着，防她受風。在「順月」期間，母親無特別滋補品可吃，不過常進容易消化的東西：如牛奶、雞蛋，和一些使母乳分泌豐富的食物。

(二) 割禮

清真教與猶太教及基督教有血緣關係，所以，清真的風俗和兩教常常互相出入。割禮 (Circumcision) 就是其中的一種。按舊約所述：亞伯拉罕 Abraham (Ibrahim) 的兒子——以撒 Isaac 生後第八天就行割禮。可是，馬來人無論男女都要十歲左右，當他們熟讀可蘭經 Koran 後，才可以行這種割禮；男女各浸在水中片刻，然後哈基 Haji (清真教紳) 用刀割去男子生殖器的包皮，婦女却割生殖器的膜。禮畢請大餐，參加筵席的人要插花，並且大打其「馬來鼓」；有錢人甚至請弄迎班來大跳弄迎，以資慶祝哩！

(三) 婚姻

馬來人的婚姻分作兩種：一種是自由戀愛；另一

種是家長主婚。凡由自由戀愛成爲夫婦的，有隨時解除婚約和離異的可能性。戀愛的發生由男子主動，他們的年歲大概由二十至二十五歲，女子由十二至二十五歲。訂婚時候，男家要給女家聘儀同妝奩，數目由五十元，至三百元不等。如果是家長主婚，那麼，訂婚和結婚的時間距離比較長。如果是自由戀愛，那麼，訂婚後不久就結婚。男女在戀愛時若有曖昧行爲給家長發覺，那麼，家長一定促他倆快點結婚；不然，那男子會受到很重的罰金。

結婚的時候新郎先設大餐宴請親屬朋友，用信代帖請他們午刻登席（常鋪地上）。席常八碗：牛肉或鹿肉、咖哩飯、茄、魚蝦、粉炸品、湯蛋等。同時，新娘家中也要結綵，並設筵奏樂。餐後，新郎穿戴清真教禮服和禮帽，乘車到新娘家裏去。走的時候，前有樂隊，後有妝奩數箱，和男方親友十餘人護送。女家的親友，看見新郎來了，便把大門到後門以及窗口，凡是可以進入宅內的通道，都把守住。新郎進門的時候，須由媒人或新郎向把門者懇求，並送給坤宅的姐妹和女友以禮物。如果禮物不多，他（她）們就不開門，這樣一門一門，直到舉行婚禮的大廳。新郎新娘都有男女僕相，可是沒有花童。主持婚禮的人，有時是清真教教長叫英曼的 Iman，有時是別人，但是，必須有哈基的資格。新娘要有好幾個鐘頭閉目唸可蘭經，必待哈基替她開眼才可停止。哈基替新娘開眼以後，便宣言兩人是夫婦，他倆就攜手唱歌。同時哈

其也讀一段可蘭經，或作一篇演說。但是，按一般婚俗，哈基不過簽名証婚，領導賓客喝采，致祝三聲而止。禮畢也有筵席。行禮時間多在下午四時，有時在晚間八時。在婚禮進行中，新娘坐在一種特別的座位，裝出非常莊嚴的狀態。新郎必須奉獻禮品，才許在她旁邊坐下。那時，新娘的親朋戚友圍着他倆，儘可隨意說笑，他倆不得生氣。晚上，新郎是在新娘家中過宿。床中設褥厚呎許，枕十餘個。在洞房花燭之夜，沒有鬧房的風俗。第二天，新娘全家的人都要洗浴，房屋也要洒掃，婚禮才算結束。

結婚以後，新郎終身居住坤宅，實是女家的一份子。男子既入女家，那麼，一切的權都操在妻子的手中。但是，婚後兩星期，女子要伴丈夫回家去省親一次。如果他倆要自立家庭，也要先住坤宅五六個月才行。如果女家沒有父母或是經濟拮据，那麼，女子可往乾宅。不過，這要在結婚後四十日才可實現。

現在，馬來人還是奉行一夫多妻。如果兩造意見不合，或是感情破裂，男子可以在馬來法庭提出離婚。這司法權操在大教長手中，男子可以到他那裡向他的妻子說：「我不要你了！」如果女的沒犯姦淫，那男的要負擔她的贍養費。孀婦可以再醮，鰥夫也可以續絃。

(四) 交際

馬來人也很有禮貌，他們對客人常奉以食品，如

香烟、咖啡、餅乾、汽水之類。有時也用菓醬，檳榔，棧葉等物供客。留客用膳並不預備特別飯菜，客人也少贈物品，就是結婚也不具賀儀。除像柔佛蘇丹受西化影響外，罕有壽辰備辦筵席的。但有時因為有所干求的緣故，按交情的厚薄，予以贈品。這些東西多是他們的土產，好像漁夫贈魚，園丁贈菜。相見時無論在室內或途中都要握手為禮，男女的禮相同。男女遇見尊長，例必吻他的手，以示敬仰。

(五) 喪葬

馬來人的兒童死後，門口掛白布一塊，由大人給他洗浴，用白布纏他的全身，叫一個人把他負在背上，另外再叫兩個人抬「椰」(沒底的棺)。又有一個人執傘，傘頭要繫白布一塊為記。他們一到目的地就把屍埋了。埋後，死者的家人搭篷在塚邊寄宿一週，等到屍爛才回家，這是防人偷屍。據說：他們頂怕有人剪死孩的舌頭，用它做遮眼的藥。如果死孩不葬，就被人剪去舌頭，他的母親一定會變癲狂。

成人死後也要洗浴，並用布纏身，拿檀木香粉散於面上，減少臭氣，然後放在板上，由親屬載板和屍到清真寺後面。送殯的人由二十人到五十人，這完全看喪家的經濟能力和在社會上的地位而定。於是，教長(在中國稱為「阿訇」)就唸可蘭經為死者懺悔；同時親屬開擴，把屍置於槨中，上面蓋上三塊半圓形的木塊，再用土掩了，豎木板或石碑為誌，以後用木

杆環着。如果死者是婦女，那麼，治喪的人也是婦女。不過，扶柩、掘穴和行禮的人，不得不爲男子。

馬來人的喪事，大多數是一天完畢。凡隔日葬的，死者家人同他的親屬，必在夜間燃火，共坐屍旁，以至達旦。死後三日到七日，家人不得出外，也不得從事任何工作，更忌出入別人的住宅，這是防止疾病傳染的緣故。

除受西化的馬來人以外，死者的家人並不掛孝。但是，要舉行祭祀。在死者「頭七」以內，家人隔日要大餐，四十日祀後又大餐。以後每年一祀並大餐，直到第七年爲止。

(六) 魔術

馬來人的魔術不是他們固有的，而是輸入的畸形文化，大抵可分爲兩種：一種是直接魔術，就是迷信；一種是間接魔術，就是交感 Sympathetic Magic。直接魔術是由沙蓋人那裏學來的。他們因爲企望漁獵的成功，捕獲禽獸的勝利，便向神祈禱。有時災難發生，像失火、電擊、毒蛇橫行、猛獸跋扈、久旱多雨、疾病死亡，他們就延請巫祝用肉食果品祭拜天地，求免災殃。遇着家宅落成、部落遷徙、砍伐新林、種種新物，他們也請巫祝主持祭祀。如果演劇，那演員就請巫祝禱告祖師，要使觀衆有觀劇狂。這些魔術只是神經作用的口頭經咒，並沒有甚麼符籙。

間接的魔術叫做「槓頭」，是暹羅，印度，沙蓋各族混合的出品。施行的人要經過修煉五年十載，對

天發誓終身要使用「槓頭」，並且自身不可以同女人交接，也願絕祀，才能運用精神，驅使天折慘死的冤魂怨鬼。如此，這些冤魂怨鬼就會附身于物品上，使物主瘋狂、死亡，或使男女相愛相憎，使對方達到目的。可是，他們必須有所憑藉，例如那個人的出生年月、頭髮、指甲，以及同他或她有關係的東西。下面是幾個例子：

一、馬六甲一個男子，搜得了他所要殺害的人的指甲、毛髮，用蠟把它們混合着，製成那個人的像，慢慢用火燒它，一連七晝夜。燒的時候，一定大聲喊道。「我所燒的不是蠟人，而是某人的心肝脾胃。」到第七天，他把它燒盡，他相信那個人就一定會死亡的。

二、一個被女子所拋棄的男子，請神巫代作那女子的小像，裹以該女子所常穿的衣服一部分，並貼上符咒，以後把它投在水中。那麼，他相信那女子就會發瘋。

三、一個死了丈夫的馬來婦人，年紀已有三十八歲了。有個二十來歲的馬來青年，常從她的門口經過，這婦人愛他極了，請他進屋談話，乘他不備偷拔他的頭髮一根，叫它狗毛；也拔自己的髮一根，叫它貓毛，用蕉葉包好。過幾天青年再來，那婦人把包好的狗貓毛持在手裏，念咒而後，放在飯中叫他吃。那青年吃了，便非常的愛那婦人，要求同她結婚，婦人就達到了她的目的。

葫蘆島遊記

山東佬



邊行一週，便不知其形勢是有凹節的，而且是伸長的。大概由印度洋駛進換城的船隻，可以很清楚地看出全形。我在電艇上遠眺，初覺像是一頂皇冠，及近又像是一頂拿破崙帽。所謂「遠近觀山山不同」，信不誣也。

葫蘆島巫語爲 Pulu Kandi

人眷愛。

時光荏苒，屈指一算，自從移居換城以迄於今，將近六載了。換城雖非山水甲天下，但無論會在這兒長居或短住的人，無不稱讚讚換城風光好。以我個人的觀感說，近五六年來，如云置身仙境，那是太過份之詞，但我從未有過厭住在這兒的心是真。換城是水中一山，環山公路計四十六英里，向來被人稱爲「檳榔嶼」。因面積相當大，如將嶼改稱爲島，亦無可厚非。在這麼廣闊的島上住久了，生活方式與陸地生活無甚差異，所以，有時竟會忘記了數年來自己是置身於水國。近承友好之邀，乘坐小電艇駛向換城南方的葫蘆島一遊。當電艇遠離換城海岸之後，回盼換城的外貌，襯着山光水色，嬌美處的確使

葫蘆島上沒有人居住，除有樹木點綴外，祇見一些海鳥飛翔於島上及週圍。其地難得淡水，所以，行前須備足飲料。我們組織的一個小旅行團，有團員十餘人，在離換城市十多哩，靠近美湖的一個小漁村——長水，乘坐公巴埠養正學校廖榮華先生報効的一隻電艇前往。廖先生特別爲我們僱了一位老手駕駛電艇，並請他的哥哥煥廷兄作嚮導。海程並不遠，電艇駛行五十分鐘，就達到目的地了。

這個小島因形勢如平浮在海上的，故名葫蘆島。電艇在換城海岸開行時，已望見海面上孤單單的一座山。此山爲葫蘆底，山的前面兩節較低；假如電艇不循島

幼稚性哩！

葫蘆島全是石山，但石質不堅，所以，環島盡是爲浪潮沖成的岩形石。我們擇了其中一處較清幽的小灘爲駐腳處，登了灘。隨即拾石壘砌成爐，取出帶來的一把乾柴，

其取名究竟先出自華人抑或馬來人，則無可稽考。其全面積爲七十五英畝，比起檳榔嶼來，何啻小巫見大巫。但奇怪的，面積大的反稱爲嶼；面積小的反稱爲島。像木蕊山，亦爲檳榔嶼南方海面的另一個水中山，其高雖高過於葫蘆島不多，其體積則數倍於葫蘆島。但人們不稱木蕊山爲島，亦不稱之爲嶼，只曰山。由此可以追想到，一些前人對予事物命名的常識，還有若干

升起火來燒水沖咖啡。水甫熱，連發爆裂聲數次，蓋用以砌爐之石塊，不勝火力的烘烤，因而爆裂。這樣，幾度使鍋傾斜，如非小心看顧，僅僅帶來的一小缸子水，將無以償一行人的渴望了。

年青的一輩，總是好動的。他一離開電艇，便四處攀登。全島雖屬石山，但還見茂密的樹木，蒼鬱成林。我仰望山頂處，想起那兒該有野生的胡姬花吧！可惜為時間與精力所限，即當真有名花盛放，也無福份去觀賞了。

我和幾位朋友席灘而坐，談起魯濱遜漂流記中的荒島，大槪應不外如此。言談間，忽聞數十碼外傳來一陣狂喜的笑聲，一看原來是一對同來的小夥子，在那亂石堆上釣得一尾長可數寸的石斑魚。魚兒在釣絲盡處掙扎，人也在亂石堆上跳躍；所不同者，自然是一喜一悲之分耳！我原以為他們是由檳城預先帶來蝦或蚯蚓為餌，誰知他們是就地取材，先在海灘上捉得一種寄生在小螺殼內形狀似蟹亦似蝦的小動

物，破其殼而取其肉，鉤在鈎子上，就寫意地坐在岩石上垂釣了。他們先後釣得小魚數尾，摘了幾塊樹葉，把魚包在葉裏面，放近爐火處烘烘了一個時候，居然像野人般把烘熟了魚吃個精光。看少年人這般天真的表現，頓使我睡在小沙灘上幻想到自己童年時代的幾個場面。隨後，我亦換上泳褲縱身入海游泳。這兒水清如鏡，底下蛋形小石歷歷可數，小魚羣一點也不怕人，隨着微波蕩漾亦趨亦進。經常在檳城丹絨武雅的海濱游泳，總沒有這般別饒風趣。

在小灘上，可望見島外點點漁舟，以及一些設以捕魚的「加籠」。由此，當知島之近處並非深海；惟對向印度洋的一面，風浪較大，水色也較蒼藍，而漁舟亦不復見了。聞日人南進時代，此島週圍魚產甚佳，漁人生活過得很不錯；但和平後，魚產已一年不若一年了。這是因那個時代電油奇缺，全不見有配備「摩多」的漁船，海面寂靜，魚類羣集，網釣均易，所以，一出

海常可滿載而歸。現在呢，稍具點資本的漁舟，多裝上了「摩多」，海面上整天勃勃之聲響徹雲霄，海裏面的魚聞聲遠遁，自屬意中事。年前報章曾一度發表當地政府擬將葫蘆島售賣，消息傳出，也有人擬集資買得此島，把她建設為海的一處繁華的遊覽地。聞其最大目標，將使之成為賭場，一如世上有名的蒙地卡羅然。惟茲事體大，且該處風急潮湧，誠不易建築碼頭以利交通，迄無能成其事者。歸時，我會再三回首惜別矯健屹立的葫蘆島，內心總不願意她將來有一天當真給人營為賭場，長願她雖千萬年後，仍是江山千古在，花木四時春！幾年來雖云寄身於檳榔嶼，但絕少領略到認真可稱為大自然的景色，不意最近給小小的葫蘆島的一日遊，挑動了我不少物外心情。美中不足的是，當日竟無一人攜備攝影機；否則，當有若干足資留念的照片。天涯咫尺，他日有緣重遊此地時，應不讓她僅留給我腦海裏的一團幻境已耳！

福隆港風光綺麗

· 何 榮 華 ·

福隆港位於雪、彭兩州交界，拔海四千八百尺。通常的溫度是六十度至七十度，氣候宜人。山上遍植名花，「胡姬」亦處處可見。所有建築物都是粉牆紅瓦，點綴在萬綠叢中，像一幅天然的水彩畫。

馬來亞中部有兩處極負盛名的高原。其一是人人皆熟識的金馬崙高原；另一則是不為人們所熟悉，而風景特佳的弗來塞山高原 (Fraser's Hill)——即福隆港。它位於雪、彭兩州交界，拔海四千八百尺，距離勞勿和上古毛各二十六英里。

福隆港的風景為甚麼不為一般人所知呢？那是因為政府不准私人在當地設立旅舍，遊人不能在上歇憩的緣故。現在，這兒只有白人的別墅凡三十七座，故有「白人天堂」之稱。

重重疊疊的青山圍繞着福隆港，通常的溫度是華氏六十度至七十度之間，故又稱冷山 (Cold Hill)。所有建築物都是粉牆紅瓦，襯在萬綠叢中，煞是好看。住在南洋的人，如果不會到過倫敦郊外（按：因為這兒是白人過倫敦郊外）的話，那末，福隆港便是倫敦郊外的最好寫照了。

在每座別墅的周圍，都有專人負責植樹、修草、種花的工作，一年到頭，都是「綠葉成蔭，芳草如茵」。就是十數條依山勢而蜿蜒的柏油大道旁，也遍植翠松十數種。由於氣候關係，所以，每種松樹都生出三種以上不同的葉子來，蒼翠欲滴，濃蔭蔽日，散步其間，足以賞心悅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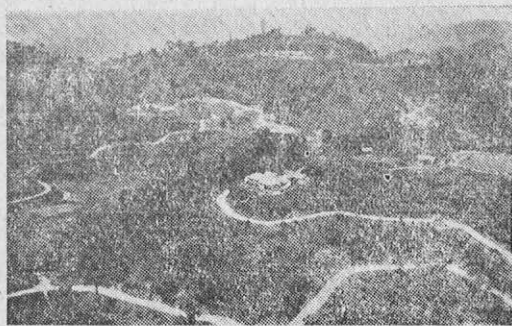
倘你和二三良朋或愛侶漫步至那兒高爾夫大球場，在它周圍松蔭下的一排排雙人椅上坐下，這時，一陣陣



福 · 隆 · 港 · 的 · 瀑 · 布

急流從三丈高石壁直瀉下來，銀花四濺，水聲震耳。

福隆港鳥瞰



山風習習吹來，你也許會突然想到：「楚襄王從宋玉景差於蘭亭之宮，有風颯然至者，王披襟當之曰：『快哉此風！寡人所與庶人共者耶？』」

當陽光漸暖時，你可躺在松蔭下或草坪上，唸你的書，做你的夢，絕沒有人來擾亂你的興緻。

如果你喜歡雲，那你可以快步走上山崗，俯瞰浮

雲朵朵在山間閒蕩。但，一下起雨來後，這些雲則化為迷茫煙霧，滿佈整個大地。這時，你的「可人兒」如果是離你十碼遠的話，那她就可能跟着大自然的一切景物，忽而消失，忽而出現，使你大為驚慌。

說到福隆港的奇花異草，除散佈在每座別墅的周圍外，還有兩處花園，其中以栽種的玫瑰，芍藥，劍蘭等，一向馳名全馬。

此外，還有滿山的野花，更是令人喜愛。可不是嗎？曾代表馬來亞參加倫敦花草展覽的胡姬，在福隆山上處處可以見到她的嬌姿。

初到福隆港來逛的人，每每要說：「它既無大川，又無湖沼，怎能稱得上『山明水秀』呢？」其實，當你漫步走過電力廠後，向旁邊的一條山路走去，即有參天樹木，像儀仗隊一般的排列着，等待你去檢閱。這時，你可以看到你未曾見過的奇異花草和山菓，以及鳴聲悅耳的飛禽。在你走了二英里的路程後，又可聞及山洪鏘鏘。再越一英里，又是另一天地，一片廣場和那山坡梯田，都長着嬌嫩嫩、綠油油的青草。「啊！好一個天然牧場。」誰都會這樣喊出來！

一條溪水穿山越谷，急湍奔流，不知何來何往？沿溪盡是竹樹，還有奇形怪狀的山石，若露若隱，或躺或立，大者可容十數人盤坐憩息，小者信手可取來玩賞。

打從溪上的一座石橋經過，向西北走去二百碼，攀登危崖絕壁，踰越險阻，就來到了瀑布所在地。這瀑布就是上述溪流至此，從三丈高的石壁直瀉下來，好像是懸掛着一匹白布，銀花四濺，水聲震耳，寒氣逼人。瀑布之下是水潭，水清而冽，潭的四圍都是修長的竹叢和茂密的森林。倘你有意效古人蘭亭韻事，會羣賢於此溪流，暢談痛飲，將會忘却人世間的一切榮辱，而自得其樂哩！

一九五六年春于福隆港中華學校

渣

滓



· 蒂白 ·

(一)

黝暗的煙窟像陰森森的墳場，簡陋的五張煙榻一字兒排列着，道友們都彎着腰，疊着腿，面對面地斜靠着吞雲吐霧；一盞盞煙燈發出微弱的黃光，就像螢火蟲閃照着一羣幽靈在墳頭上喘息。

董仲復斜靠在煙榻上，吸完了最後一口煙，閉着眼兒讓鴉片煙融化在他的血液裡，然後才從「丹田」底下長長地吐出一口氣，覺得全身骨頭輕鬆，精神爽朗，情緒飄飄然。他順手把煙槍遞給擦皮鞋的煙屎七，打個哈欠，伸個懶腰，才神氣活現地喊聲：「阿扯，端杯茶來！」

煙花女郎阿扯是個半老徐娘，以前是妓寨裡的紅牌阿姑，由於染上阿芙蓉才降低身份到煙窟裡當煙花，伺候各式各樣的道友們。她那裝煙打泡的「技藝」很精湛，可是，她的眼界高，架子很大，像擦皮鞋的煙屎七，幹沒本錢的扒手臭丁，福祿酒家的大師傅豬頭球等人，做夢也別想叫她伺候；即連以前在祖國的民軍中當過參

謀，如今「流落番邦」在街邊替人家寫信的「文士」董仲復，也不在她的眼裡。她聽到董仲復的喊聲，祇是愛理不理地從鼻孔裡「哼！」一聲，連看都不看他一眼。

「叫你倒茶，聽見沒有？」董仲復再喊一聲。

「要喝自己倒，老娘沒有空！」煙花阿扯也不示弱。

「爛污貨，擺甚麼臭架子？」

「想舒服回家叫你老婆伺候！」

「你他媽的，眼睛長在額上，看老子沒錢。」

「那當然囉！要是有錢嘛！老娘……」

「你連褲子都……」

「那還不容易！可是你呀，只好做夢。」

「真是狗眼看人低。」

「還是自己倒吧！董參謀長。」煙花阿扯再諷刺他一句，即扭着蓮花步到後面的廚房裡去。

董仲復雖然非常氣憤，可是，讓阿扯喊一聲董參謀長，却又飄飄然起來。因為在這低級的煙窟裡，祇有他

是個「上等人」物」。躺在煙榻上雖然不再講究身份，但是，道友們都很尊重他是個斯文人，喜歡聽他開講一段東周列國，或是他當年在鄉跟「陳標統」打天下的光榮事蹟。所以，大家都叫他「董參謀」；即連刁鑽的煙花阿扯，在高興時也會自動地替他裝一筒煙，一面靜靜地聽他開講孟姜女哭倒萬里長城。

於是，他口裡喃喃地噙着：「真是惟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懶洋洋地起身喝一杯茶，漱漱口，又再躺下來和煙屎七談天。

煙屎七祇是聚精會神地在打煙泡，右手細心地捏着小煙籤，蘸一點煙膏，放在煙燈上烘成一個小圓泡，再往槍上打幾轉，如此往來數度功夫，才把煙籤上的小煙泡裝進煙槍的馬眼裡，再向煙燈上烘幾烘，用大姆指捏一捏均勻，最後再用煙籤打幾個小洞，才一口氣往丹田裡不停止地吸着，直到煙膏完全燒焦才放下煙槍，悠然自得地輕輕吐一口氣，然後才慢條斯理地對董仲復說道：

「這年頭只要有這一口煙打發日子，神仙也比不上咱們。像你董參謀何必和那個爛污貨計較呢！」

煙屎七這麼一說，又打開他董參謀的話匣子，而且讓他再沉醉在他那一段無上光榮的記憶中。於是，他又滔滔不絕地覆述他已經講過無數遍的光榮史。

「俗語說：虎落平陽被犬欺，我董某流落番邦才這麼倒霉，連一杯茶都自己去倒。想當年當參謀的時候，家裡的上等雲土說少嘛也有十缸八缸，只要在

煙榻上一躺，一個替我裝烟，一個搥背，一個鬆筋捏脚，甚麼天下的事，也得到我董某煙榻前來解決……現在啊！呸！」董仲復氣汹汹往廚房裡瞪一眼，吐一口水，才狠聲罵道：「煙花阿扯是甚麼東西，只把大頭金錐放在眼裡。」一提起煙窟老板大頭金錐，他更加氣憤不過，除幾包煙不但以四等貨色算上等土的價錢，還得以他唯一的白西洋布西裝外套抵押。於是，他又掉轉了話頭罵聲：「大頭金錐又是甚麼東西！」

煙屎七祇是嘆一口氣表示同感，仍然繼續裝煙。董仲復又再想起當年事……

「想當年跟陳標統打天下，在大狼關被孫傳芳的「北兵」包圍，我董某略施小計，聲東擊西，保護標統衝出重圍，死裡逃生。從此以後，標統就和我桃源結義，共甘同苦。我董某只在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本縣四周一百里內外，那一個敢不對我董參謀長恭恭敬敬……」

「打退二十年，我煙屎七也是大把銀錢出入。」
「提起銀錢，我董某用出去的，最少也可以開一百間上等煙窟。想不到今天癩頭不夠，向大頭金錐通融兩包都不行。……」他的話還沒有講完，就一連打了幾個哈欠。

煙屎七祇管閉起眼兒吞雲吐霧，這便引得他直嚙口水。

「七哥近來的生意很好吧？」

「今天多擦十來雙。」煙屎七洋洋自得。

「看你多抽好幾筒啦！」

「我一向是三分白米，七分黑米，多賺多抽，明兒的事明兒打算。」煙屎七又再裝上一筒。

「我前天寫的母子通姦的文章，真是香艷刺激，兩三家報紙搶着要！」董仲復漸漸忍不住，靈機一動，立刻運用他那一套撒謊車大炮的本領，轉煙屎七的念頭。

「母子通姦的事也可以賣錢？」

「別人每千字算七元，我文士董仲復大筆一揮，就得加倍計數，還得現錢交易。」

「賣得很多錢吧？」

「我已經和××報的社長約定明天中午碰頭，一手交錢，一手交稿，最少總有五巴掌。」

「你們斯文人真有辦法。」

「明天小弟做東，請七哥多抽幾筒新到的上等雲土。」

煙屎七樂得眉開眼笑，董仲復看看已經有七成把握，立刻見風使舵，說道：

「今晚請七哥讓一包給我殺一殺癮，價錢照算，嘻嘻！」

煙屎七還來不及答話，煙盤裡的一包煙已經給他兩個指頭夾過去了。這雖然使他非常不高興，但一想起人家是董參謀，而且是個斯文人，既然向我這麼一個擦皮鞋的煙屎七通融通融，怎好意思拒絕；何況

價錢照算，明兒還要請我抽上等雲土哩！

於是，他滿口答應了，還忙着替他燒煙打泡。

這個時候的董仲復，簡直是重返他的顯赫時代，立刻非常興奮地說道：「想當年我和陳總統八拜之交，就全在一個義字。想不到今日你七哥也是義薄雲天，肯濟人之急，救人之危，我董某有機緣和你交成莫逆，真是三生有幸！」

董仲復在感恩戴德之餘，滔滔不絕地掉書袋大捧煙屎七講交情，重義氣，樂得煙屎七只感到心裡一陣陣涼爽。

(二)

午夜，煙窟裏漸漸靜寂下來，董仲復與煙屎七都閉着眼兒假寐。在幽暗的燈光下，他們就像煙霧迷濛底墳場上的一對死屍，臉呈灰白色，張大着嘴吧，捲曲着身子，益發令人感到可怖。煙花阿扯在最後一張煙榻上替煙窟主人大頭金錐裝煙，嘴裏哼着「哭五更」，聲音黯啞、低沉、哀怨、淒涼。金錐聽得好不耐煩，伸個懶腰罵聲：「他媽的整天哭五更！」阿扯却仍然若無其事地哼她的濫調。

扒手吳丁掀起門簾一拐一拐地走進來，平時他光臨煙窟總是畏畏縮縮，藏頭露尾；今兒個却換上一副趾高氣揚的神態，三更半夜還帶着一付黑眼鏡，在腕上還帶上一隻手錶，已經變成灰黃色的「白」夏威夷恤衫小口袋中還插上一支鋼筆，真是濶氣得很。他一

路走一路嚷着：「阿扯，拿幾包煙來，要那上等的雲土！」

「現錢交易！」阿扯愛理不理地回答他。

「要金有金，要銀有銀，老子就是沒有現錢，煙還是要上等雲土才够癮！」

聽臭丁這麼大的口氣，董仲復立刻一骨碌從煙榻上爬起來，向他上下打量一番

，嘻皮笑臉地叫聲：

「臭丁！」他感到今天似乎不該這麼不客氣叫他臭丁，於是，立刻改口說：「阿丁哥中馬票啦！人都變了樣，嘻嘻！」

「是啊！走起路來兩腳不着地，敢又是挨了頓打。」煙屎七只看到他走路不自然，立刻接着說。

「老子挨打關你屁事！」臭丁搓一搓袖子，氣勢洶洶地轉頭走過來。

董仲復連忙替煙屎七張個笑臉說：「七哥說說罷了，彼此是煙朋酒友，患難之交，丁哥何必動氣。」煙屎七只好沒趣地溜出去。

此時大頭金錐也喊一聲：「過來，臭丁！」他才一拐一拐走到金錐的榻前去。



大頭金錐聚精會神吸完一筒煙，才斜眼兒上下打量他一番，而後問道：

「今天得手啦！」

「昨晚……」

「帶傢伙開硬弓『做』的？」

「不，在大華戲院門口和大世界剪了兩手。」

「東西呢？」

臭丁從口袋裏掏出一條項鍊交給大頭金錐，問聲：「大哥你看該值多少錢？」

金錐順手交給阿扯說：「拿上去秤一秤看，帶幾包煙下來。」臭丁就在榻前坐下來。

金錐一向是向這些「英雄好漢」們以廉價收購贖物，以及幹些買賣私土的勾當；手下也有幾名好兄弟，替他觀風把水，掩護扒手小偷們「做案」，暗牌館走得進，地方上吃得開，所以，臭丁他們都把他當成「大哥」看待。

「還有嗎？」金錐再問。

「一支鋼筆和一個錶，我想留着用。」

「他媽的你有屁用！」

「過過癮。」

「出事我可不管。」

「嘻嘻！明兒再取下來給大哥收。」

「下午暗牌烏狗找你甚麼事？失手是嗎？」

「他媽的白狗吃屎，黑狗當災，昨晚和尙清他們在東陵『做』的那件案子追得緊，好多弟兄給拉了進去。」

「大狗嶺是你們做的？」

「可不！老子吃了他們好幾拳腳，又再給照相打

手印。」

「你招啦？」

「沒有，阿清他們雖然不同幫口，總是同路人，打死我也不會出賣。」

「你怎麼脫身的？」

「和尙清他們『做』的時候，我在賭開口吃白菓湯，碰見暗牌烏狗，他替我向大狗證明才放出來。」

「是你狗運好！」

「嘻嘻！」

阿扯一扭一扭地從二樓下來，站在樓梯口先向金錐做個手勢，比個數目，再走向前來，扔三包煙土給臭丁。

「那條鍊子算五十元。」金錐滿不在乎地說。

「有二兩重吧？大哥！」臭丁有點心痛。

「十兩重也是這個價錢，看來路。」

「是的，是的，大哥！」

「前幾天的煙賬該扣清了罷？」阿扯插嘴說。
「嗯！」金錐表示同意。

「我想請大哥通融二十文，明兒有點用場。」

金錐祇願自己吞雲吐霧，許久許久才放下煙槍，從口袋裡掏出一張紅色「老虎紙」說道：「先拿十塊錢去，明兒得把舊賬理清。」

臭丁以冒險扒來的一條金鍊，只換得三包煙土和十塊錢現洋，再抵一抵舊賬，所餘在「大哥」處的恐怕沒有幾塊錢了。他雖然有幾分心痛，可是，自己幹的是沒本錢生意，又得常常來麻煩「大哥」，只好高興興地把十塊錢收下來，轉頭斜靠在另一張煙榻上吞雲吐霧，享受他以「戰利品」換來的上等雲土。

董仲復看臭丁今兒個這一股得意勁兒，心裡也在打他的如意算盤，想向他通融一包煙，或是借兩三文回家交給老婆明早買菜。於是，他就在臭丁的對面躺下來。

「你老哥今兒受了委屈啦？」董仲復表示十分關心的樣子。

「給人打慣，沒有甚麼！」臭丁滿不在乎。

「真是一條好漢子，想當年我同陳標統打江山的時候，要是有你這麼一條好漢幫忙，那怕今天不在老家做他媽的山大王。」

「過去的事何必再提，老子還不是上過陣，掛過彩。」

「流落番邦，你還是一條好漢。」

「只要一天有兩餐黑米，老子甚麼都不管。」

在監獄裡

胡瓊球

阿明醒了轉來，發覺自己躺在監獄裏，手上也加了鐵鍊。他盡力思索着的一幕幕的往事，有如做了一場惡夢。

阿明是個割膠工人，每天大清早便餓着肚子到膠園去工作，爲的是要把一家大小養活。然而，五月正值馬來人「掛沙」，是個多雨的季節，他不能照常去工作，生活自然發生問題。所謂「貧賤夫妻百事哀」，近來，他妻子總是爲了家用而嘮叨着。

「這鬼天氣沒法子割膠，又怎樣過活呢？況且，我已有了……」

「甚麼？」他又悲又喜地道：「你有啦！」

「所以，我說你還是先到老李家去借點錢，一面應付當前的日子，一面另找工作。」

「不過，」他蹙着眉頭，苦惱的說：「上次借了三十元一直沒有還，怎好意思再開口。」

「請他再幫一下忙好了。」

「讓我試試吧！」

於是，他便走到老李家去。

「老李，」他開門見山的說：

「真是無事不登三寶殿，今天來貴府，是想借點錢應急。」

「怎麼啦？」老李不高興的說

：「又來借，上個月的三十元還沒

有還呢。我說阿明，還是清了舊欠

再說！」

「老李，近月來霖雨連綿，不能割膠，我家大小數口……」

「對不起，實在是沒辦法。」

阿明帶着失望回到了家，在屋

內踱來踱去，心裡暗自打着主意。

人總是這樣的，當飢餓難捱的

當兒，便會想到挺而走險，去偷去

搶。阿明橫了心，把多年未曾用過

的匕首偷偷地磨得雪亮。他怕妻子

知道自己幹壞事，所以，待一家人

都睡熟了，才蹑手蹑腳爬起牀，向

市中心區走去。他望望街上的鐘正

是十一時，便將袋子僅有的五毛錢

吃了一碗麵，然後進入一條小巷，

心緒是緊張極了。

這時，前面黑黝處正移動着一個影子，他看清來的是個女人，便從腰間拔出了匕首，一個箭步跳上前，殺氣騰騰地說：

「若要命，快把錢拿來！」

「先生，」那女人顫抖着說：

「我……沒……」

「甚麼？」他暴叫着，「搜身

看！」

她舉起了手，不敢出聲。

「這不是錢嗎！」

「呀！」她驚叫着：「那是我

丈夫的醫藥費，先生，請你還給我

吧！」

「還給你，」他猙獰地說：「

我也是要活命呀！」

忽然，前面射來一道強烈的燈

光。

「糟！」他意識到那是警車，

立刻拔腳便逃。但當他跑出巷口，

頭上突被人用棍猛力一擊，他暈倒

了。

蘇河之水慢慢流

· 瓊山 ·

晨雞的啼聲驅走了黑夜，朝陽射到了高高聳立着的椰梢頭。像蛇般蜿蜒的蘇河，也從甜夢中甦醒了，那停泊在兩岸的漁船，正一隻一隻的往河上搖去。

這時候，李財伯也準備解纜開船，但忽然他怔住了，原來是把他幾十年來不離手的老友忘了，便忙向岸上喚道：「阿嬌，快把我的煙管拿來！」

片刻之後，一個活潑的小姑娘，拿着一根舊的煙管來了。她長得苗條清秀，那雙亮晶晶的眸子，有着一股迷人的魅力。她的腦後還打了兩條不長不短的辮子，當她跳跳蹦蹦時，那辮子便左右的搖曳着。

財伯接過了煙管，一面皺着眉頭望着她，一面又將煙塞入煙管裡，劃了火柴燃上，吸了一口，問道：

「阿嬌，你今年幾歲了？」

「十七。」她的雙頰上不禁泛起一片紅霞，害羞地低下了頭。

「唔，大了，不小了，怎麼走路還像孩子樣跳跳蹦蹦地。妳這丫頭，連一點兒規矩都不懂，還不快燒飯去！」

說罷，又吸了一口煙，那烟霧掠過他滿是皺紋的臉，散在早晨的空氣裏。

「爸，飯等一會燒，我想跟您上船好嗎？您捕魚，我幫你把魚放進簍裡。」

「女孩子，在家裡要比在外邊好。聽話，快快回去！」

「爸，我要去，我要去，讓我去一趟。」她撒嬌地纏繞着，拉着財伯的手不肯放。

「好好，讓妳去，妳這丫頭真是愛淘氣。」財伯埋怨地搖搖頭，將含在口裡的煙管放在板上敲了一敲，便塞進衣袋裡，然後向遠遠的河面划去。

二

蘇河的水雖然緩緩地流，但也捲去了李財伯六十年頭了。他已經是個體態龍鍾的老人，手腳越來越遲鈍，眼睛也有點花了。不過，憑他幾十年的老經驗，捕魚還能勉強養得活一家大小兩口。他沒有讀什麼書，心地却特別善良，樂於幫助他人。他的老伴在日軍南進時不幸被馬來浪人殺害，那時阿嬌還只有三歲，現在却已長得亭亭玉立了。

財伯心情好的時候，常愛講他從「唐山」到馬來亞的奮鬥史。他說：那時家鄉土匪作亂，弄得民不聊生，不得已放棄了家園，借了川資和同伴到馬來亞M埠來。那時的M埠才剛開闢，建設與交通都不甚發達

小

說

。但是，他不怕艱難，和同伴們努力開荒、墾地、種芭；不久，又改行過捕魚的生活。

三

財伯的船在北邊停住了，他立刻將那新編織的魚網向河中撒去，片刻之後，便緩緩地拉上來。只見一尾一尾的魚兒在那網中掙扎，但却被阿嬌捉了放進籃裡。他又把魚網繼續撒下，可是，這次儘管用力拉也拉不上來，原來是魚網被河底的枯樹鈎住了。正當此時，有一艘漁船遠遠的划來，漁夫是個體魄魁梧的馬來青年。他看見了財伯拉網的神氣，一聲不响，便躍身躍入河裡，把鈎在財伯網上的枯樹解了下來。

財伯很感謝的拍着那個馬來青年的肩，並問明他



的名字叫馬漢。

這時，阿嬌低了頭偷偷地窺視着馬漢，她看到他魁梧壯健，說話也十分和藹，使她有了莫名的好感。

馬漢察覺了阿嬌的眉目含情，也不經意地望着她，這使她的兩頰又泛起了一片紅霞。

馬漢跳上自己的船，眼睛還是望着阿嬌；阿嬌有時也窺視着他。終於，馬漢的船划開了，最後消失不見了。

四

以後，在阿嬌的家的附近，常可聽到悠揚的「吉打」樂聲。阿嬌也依窗沉思，但願這是馬漢彈的。

一個明月皎淨的晚上，阿嬌很悶，於是，在附近的椰林下徘徊散步。驀地，那悠揚的「吉打」聲，又輕輕地蕩漾在夜的氣氛中。她朝着發出聲音的地方走去，遠遠的立着一個人影，倚在椰樹下，提著「吉打」一邊彈，一邊輕輕地唱着馬來情歌。她伸長着脖子仔細地望，哦！正是，正是馬漢。她很想前去和他相見，但却止住了脚步，也不敢張嘴呼喚。

她默默地遲疑着，彷彿被歌聲和樂聲陶醉了，又彷彿有訴不出的心語要傾吐，但她始終不敢朝那人影處走去。

年青的馬漢在無意中發現了她，馬上奔到她的身旁，微笑地說：

「阿嬌，妳也會到這兒來？」馬漢聲音很急促，有點顫抖地打開了話匣。

「你知道我的名字？」她含羞地問。
「我自從那天在河上看見了你，從朋友處打聽到的。」

他和她初次見面，有點害羞之意，便沉默地向河邊走去，坐在一株椰樹下。這時，馬漢沒心情彈曲，只用手指玩弄着「吉打」的絃線，發出忽輕忽重的响声。

阿嬌仰望天空的月亮，俯看河水的蕩漾、閃動。半响，馬漢對着她說：

「別人常說：赤道上的青年男女很熱情，妳認為這話說得對嗎？還有，妳對馬來亞留戀不？對我們馬來人的觀感又怎樣？」

「唔，我也這麼說。」她對第一點表示了同意，接着又說：「我從小就生長在馬來亞，我覺得馬來亞是一個樂園，這都是我們祖先的一滴血一滴汗播種出來的。」

「爲什麼妳們「支那」有繁榮的祖國不回去，卻要在這遍處蠻瘴的地方居住呢？」馬漢的神氣十分的懷疑。

「我們在這裏投下了血汗，就愛戀着這塊地方。我們中國人和你們馬來民族都是善良的愛好和平的民族，我們大家合作起來，建立一個理想的獨立國家，你說可能嗎？」

「只要我們團結合作，是會有成功的一天的。」
天空的明月已經斜懸着了，那椰影被照得份外修

長，這時，一對黑影彳亍的向阿嬌的家走去，在屋邊才分開。

五

自此以後，每個有月亮的晚上，或沒有月亮的晚上，馬漢和阿嬌總出現在河邊的椰林下，有時低聲地談着纏綿的情話，有時熱情地緊緊擁抱，他和她已經種下一株茁長的愛苗了。

不久，這事給附近的居民知道了，甚至已經傳入財伯的身膜裡。有些人說阿嬌中了馬來人的「槓頭」，也有許多人繪影繪聲，流言鬧得滿天飛。

財伯的怒火再也按捺不住了，在一個晚上，很嚴厲地責罵阿嬌說：

「妳不知道妳媽是被馬來人殺死的，妳這不知恥的東西，以後再給我發現和那馬來人在一塊，我決不饒妳！」

阿嬌沒勇氣說一句話，只是低着頭哭泣。

同時，馬漢的父親，也因為種族和宗教的關係，特別嚴厲地申斥了他，不准他再和阿嬌來往。

於是，阿嬌在一個晚上投河了。那無情的流水，捲走了這年青秀美的姑娘。

天空的月亮被烏雲遮住了，蘇河的水夾在兩岸的中間，河水慢慢地流着，但是，流不盡阿嬌的哀怨。



謝·玉·謙·的·作·品

丁宜，準備從事推廣藝術教育的工作。他用色大胆與生動，極能活潑地表現馬來亞豐富的生活。年來，他參加星馬展覽會，甚為各界人士所推崇。今年四月十四日至十六日，又假新山中華公會舉行個展，推出新作品五十餘件，「彷徨」便為其代表作之一。

謝玉謙先生是一位非常有前途的青年畫家。他自新加坡美洋美術專科學校畢業之後，便回到他的家鄉高打



悵 徨

(畫 油)

夜襲榴槿園

昭麟



當榴槿一上市時，我就不禁回想起小時侯夜襲榴槿園的那一幕。

那時我才十三歲，爲了好吃，每當榴槿熟落時，幾乎是每一晚都跑到屋後馬來人的榴槿園去偷拾，而且常是滿載而歸。

壁上的掛鐘敲了兩下，正是好睡之際，門「篤篤」地响了，原來隔壁的小伙伴又來約我們出發了。由我們的家到榴槿園，大概七百步到一千步的距離。這一段路是沿着一條大溝而伸展，兩邊都是陰森森的膠林。

天上那麼冷清，大地那麼靜寂，平常胆小的我，此時却一點也不覺得害怕。

十分鐘光景，我們終於抵達榴槿園的邊緣了。七八個聚集在一起

，先窺看可有甚麼動靜，再奔進園裏，找着那肉最好的一株，滿地亂摸，一粒、兩粒、三粒；：使得我們心花怒放。有一次，當我們正預備凱旋而歸時，樹上一連落下了五六粒來，拿來嗅嗅，不香，就隨手丟了。過後却覺得很可惜，因爲榴槿剛落時是不會香的。

大約拾了二十粒左右，麻布袋再也容納不下了，我們才心滿意足地踏上歸程。回到家裏，快四點鐘了。如果不是四處的膠工已經在工作了，我們很想再來一次呢！

後來，和我們合作的那幾位小鄰居，因常背着我們而去，我們大發牢騷；而他們也不服，便彼此翻了臉，各行其是。

有一天，那幾位小鄰居告訴我

們說：昨夜當他們正在拾榴槿時，猛不提防，旁邊的矮樹叢中有一道燈光射出來，嚇得他們把麻布袋也丟了，一溜煙逃了出來。過後，從那半路人家的嬉嬉口裏得悉，原來那夜是她的兒子先到一步，正在檢拾時，聽到有人聲，以爲馬來人（園主）來了，趕忙閃在一邊；後來看到是我們的鄰居，他便拿電筒一照，把他們嚇走了，奪取了大批的「戰利品」。

本來，這個園子是有守園的；在園的一端有一間小屋，有幾個馬來人居住其間。不知是他們好睡抑是怕鬼，他們從沒出來巡過一次夜。後來，他們「發明」了在園的四處點上幾盞燈。起初，我們看到那裏有熊熊的火光，以爲有人在守望，果然不敢出動。但西洋鏡終給拆穿了，我們反而藉着燈光，拾得更多；臨走時，把燈也吹熄了。

近兩年來，那塊榴槿園正是開花結果。但自己感到年紀大了，智識也較長了，所以，再沒有「夜襲榴槿園」的那種興趣了。

黃

昏

華卿

黃昏，又無聲息地降臨到這
個荒涼的山城來了。夕陽的徇爛
光芒，把半個天空抹上鮮麗的彩
色；鳥兒鼓着疲乏的翅膀，飛回
窠去；縷縷炊煙繚繞上昇，終於
消失不見了。這景緻是一首詩，
也是一幅圖畫。然而，在我的眼
裏，依然顯得淒涼。

山城的黃昏，曾把我的童年
和微笑帶去；而且一去就無影無踪，拉也拉不着，喊
也喊不回。

山城，是我的襟姆，我是它的兒女。它會偷聽我
們的纏綿情話，也會窺見我們的擁抱痛哭。在這裏，
我曾消磨了我的美麗青春，我也願此生終老在它的懷
抱裏。

濱海的山頭，可以望見帆影片片；每當黃昏熱吻
着山城時，我老愛在這個山頭上，惆悵地數着歸舟。
可是，多少個歲月，我老是不見你的歸影。你是留戀
着島上的旖旎風光？抑是戰死在海上？我不知道！我
不知道！

我不埋怨你的遠離，因為你是個有為的青年。男
兒志在四方，又何必爲了兒女私情而拋棄你的前途呢
？你去的好，雖然你的別去使我感到苦痛。然而，那
兒有自由清新的空氣，你儘可以開懷去呼吸；那兒有
志同道合的朋友，你可以無約束的愛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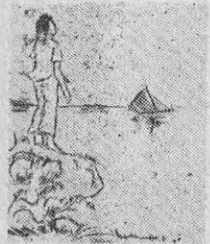
記得：當你還在我的身邊時，我倆常坐在這山頭
，遠眺着茫茫的海。你總會感慨地說：「唉，這山城
百年來總是這麼死氣沉沉！」山城！什麼時候你才怒
吼呢？在你的懷抱裏，多少人長大了，但又無聲地倒
下了。這都是你的過失，你不怒吼呀！
當然，有的人也還企立着。可是，他們已喪失了
靈魂，不過是行屍走肉罷了。

你爲了不願見這種可憐的人，你走了，去到那美
麗的島，參加了戰鬥的行列。你走得對，這死城實在
不是你歇足的地方。

我也曾想到和你一道前去，同向那雄壯的山河誓
願，將我的熱血洒在浩浩的海洋裏。但，今天，我仍
然歇足在這山城裏。我太懦弱了，太貪生怕死了。
如今，山城的黃昏不知逝去了多少？海上的歸舟
也不知數過了多少？可是，你呢？你還在遙遠的海的
那方。

我獨個兒站在山頭，從黃昏降臨到黃昏逝去，我
在追遡我倆以往的戀情。我要
向山城的黃昏吐露衷情，願它
能將我的懷念帶到你的身邊。

我等着——站在山頭寂寞
地等着，等着你的凱旋的消息
。要不，等到大海咆哮，山城
怒吼，我將擺脫一切枷鎖，投
進英勇的你的懷裏！





解在舞場裡整夜裝着笑臉，伴着舞客婆娑起舞的舞女們，是有她們的苦衷的。爲了生活，爲了家貧，她們不得已才往這條路走。於是，我開始同情這般爲生活而當舞女的少女們了。

生活能使一個人去做他所不願意做的事，像凌茵小姐那樣；我相信她并非自願當舞女，而是爲了生活，爲了家貧——她父親死了，母親年老，弟妹年紀太小，不能工作——不得不去幹這種被人認爲下流，被人唾棄的職業。

從前，我以爲當舞女是怪輕鬆的，怪快樂的，只要臉上掛着迷人的笑容，伴舞客跳幾支舞，一個月就有一筆比教師高上幾倍的收入。今天，讀了凌茵小姐的自述後，我才知道舞女的生活并不輕鬆，并不快樂，而是很痛苦的。作者說：她每天都見不到太陽，因爲是夜裡工作，白天睡覺，所以，她臉上也失去了血

放學回來，一遍又一遍地，把凌茵小姐的大作——一個舞女的自述，讀了好幾遍。

我從前是很瞧不起舞女的，我還罵她們「下流」，罵她們是社會上的寄生蟲；後來，我讀得書多了，見識也稍微廣了，才了

色；雖然有最名貴的化妝品來裝飾，然而也不能使臉色變好。在舞場裡，有些舞客不但要「吃豆腐」，而且一些「阿飛」，還時常跳「霸王舞」，使她的收入減少。……這種生活，你能說不苦嗎？雖然她生活在最奢華的生活線上。

做舞女的人是多麼可憐，夜生活使她們的情感麻木了，她們（不是全部）沒有平常年輕女孩所有的情人，她們嘗不到戀愛的液汁，她們已失去辨別戀愛液汁的能力了。

別人的工作都有假期，然而她們却沒有，并且連去找點娛樂，讓身心舒適一下的時候也沒有。她們除了工作之外，就是睡覺。從

「一個舞女的自述」讀後

這裡看來，我想你也不會再唾罵她們了吧！

凌茵小姐是個初中生，她有閱讀的能力，也有寫作的興趣。不過，她因爲怕寫出來的東西沒人看，而且認爲自己爲人所不齒，所以，把寫作的念頭也壓低了。但是，我希望她能大膽的寫。舞女雖然只是被一般人認爲下賤，然而只要有善良的心，寫出來的東西，總不會失去她的讀者。

爲了生活而被迫做舞女的姊妹們，雖然妳們的職業被一般人所輕視，可是，妳們是沒有罪的。有罪的是這個黑暗的社會！

閒話命運

· 榮全 ·

我們中國人有一種最錯誤的思想，就是認為命運乃是先天註定，不是人力所能變更的。所以，古人有「天命如此」「人力不可勝天」的話。

古時的皇帝，自稱為什麼「奉天承命大皇帝」。他們搶得了天下，便誇口說什麼「天命所歸」，叫老百姓順信「天命」，否則，逆「天」者必死！

中國農村社會，更是靠「天」吃飯。一般窮苦的人，就是餓死，也只好自嘆命苦。他們甚至於說：「時去金成鐵，時來鐵是金」。他們處處都着重「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由此可見，「命運」二字，實已深入人心，牢不可拔。於是，這一些人便成為哲學上所稱的「宿命論」者了。

「宿命論」是封建時代的產物，它使人相信吉凶禍福是命定；命

定的事，人是萬萬無法改變的。也就是叫人們「安分守己」，不要有奮鬥進取的精神，不要去改造社會。因此，「士之子恆為士，農之子恆為農，工之子恆為工，商之子恆為商」。什麼壞的糟的都任他壞去糟去，一切作惡為非的都任他逍遙自在。他們覺得只要「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天下就「太平」了。

逆來順受的態度。他們認定「善惡到頭終有報」，又認定「一生窮通皆由命」，所以，對於個人前途，悉聽命運擺佈，甚至婚配、喪葬、求子、求財、建屋、遷居、開張，都要燒香叩頭，求神呵護。

相信命運的人，無形中便會上失敗主義者的道路。何以故呢？只因爲他們整天等待命定的好運到來，而從不在主觀上去努力，所以，失敗是必然的！

從今天起，我們再也不要相信什麼命運之說了。我們應該相信「有志者事竟成」，自己努力奮鬥，以創造自己的命運，創造自己的前途。

友聯活葉文選

- 一、每篇均有作者生平、題解、選錄來源，清楚明確。
- 二、語體譯文特聘名家執筆，對照閱讀，容易了解。
- 三、單字、費解詞句註釋詳盡，加註國音及四聲。
- 四、附有主題、體裁、分析，深入了解全文。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感

雜

第十五章 漢亞布多拉先發制人

漢亞布多拉接任副總理之後，立刻採取行動，先發制人。亞梅既是蘇丹身畔的寵愛者，當然容易得知蘇丹和漢亞布多拉的計謀。她決心要阻止蘇丹染指花蒂瑪，因而立將這消息透露給書麟。書麟於接得這情報後，便馬上差人送信給住在野新的總理大臣。當差人抵達野新時，花蒂瑪早已在逃亡柔佛的途中，總理大臣也在花蒂瑪告別後，相繼離開了野新。因此，書麟所差的人雖已到達野新，却不知總理大臣究竟何往。

原來總理大臣於別離愛女之後，就到了魯木支那去。書麟的差人找尋了好多地方，可是，就不曾去到魯木支那。直至消息傳到總理大臣耳中，無奈為時已晚，他終於被漢亞布多拉的黨羽捕獲，被解押到亞羅武牙炮台去拘禁起來。

蘇丹和漢亞布多拉也曾親到亞羅武牙炮台去會見總理大臣，詢問她愛女花蒂瑪的行踪。他是一個一生正直無私的人，所以不願說謊言，以拯救自身的危機；但同時也不願照實說出，以致犧牲他的愛女。因此，他惟有緘口不言，寧願受蘇丹所加於他肉體上的毒刑，而不欲洩漏花蒂瑪逃亡的去處。當然，這會使蘇

丹更加憤怒起來。

蘇丹也很坦白的對他說：「總理大臣，假使你要保全你的可貴的生命，以及你愛女的生命，你須立刻答覆我的問題。」蘇丹顯然完全喪失了忍耐心。

「陛下，我一家世代忠於王室，因為以前的蘇丹都是英明之主，值得我們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我對於陛下不能承繼先人的遺志，深感惋惜。陛下現在可以任意處置我的生命，但是，上蒼是不能赦免你的罪行的。」總理大臣理直氣壯，毫無懼意。

蘇丹聽後，幾乎變為狂人；漢亞布多拉也同樣勃然大怒。蘇丹首先責罵說：「你完全忘記了身為大臣，竟敢辱罵你的蘇丹。你須知道：蘇丹的行爲是絕對無錯的，你是何人，竟敢欺君，你將在叛逆的罪名下獲得處分。」

「那祇有悉聽王意。陛下，上蒼可以爲我作証，我並不會欺君，喪失王位的將是你。上蒼是世界的主宰，他比你更有權能。我祇知應當忠言諫君，至於我本人的生命問題，乃是微不足道的。」總理大臣一點也不動搖，還是滔滔不絕地說下去。

於是，蘇丹命令漢亞布多拉將總理大臣立刻處死；並且立刻搜捕總理大臣的幾個兒子，也同樣處死。



第十六章 搜尋匪巢

漢亞布多拉並未將總理大臣處死，祇是將他囚禁在地牢中。同時，下令在全國各地偵緝花蒂瑪。他首先將總理大臣的傭役們傳來分別拷問，結果，獲悉花蒂瑪的逃亡，是由東阿立保護前往的。所以，蘇丹立刻諭令通緝東阿立。及後，和東阿立同謀的幾個人也被蘇丹發現了，以致被牽連的人愈來愈多。由於這些人受不過苦刑，而招供出東阿立和花蒂瑪被著匪捕獲的事。蘇丹一方面命令處死所有同謀的人，同時命令派遣大軍，將匪窟嚴密包圍。

沙古爾已獲得蘇丹遣軍包圍匪巢的消息。他便勸說東阿立加入匪黨，共同抵抗暴君。東阿立這時勢成騎虎，頗感進退兩難。但是，花蒂瑪的態度却非常堅決，她勸告東阿立不要爲了她，而毀滅了他自己的前程。

沙古爾知道不能勸服東阿立，同時爲了不敢對抗蘇丹的大軍，祇得傾巢而逃。臨行時他對東阿立說：

「你實在是一位大英雄，我敬祝你平安！」

相信在一短時間內，蘇丹的大軍就將進入匪巢，東阿立已無逃亡的機會。東阿立對花蒂瑪說：「我寧願見妳死亡，也不願妳落入魔鬼之手。」但是，花蒂瑪却有一種企圖，她不願意就這般無聲無息的死去。她眼看她可愛的老父和愛人東阿立都將死在蘇丹手中，她要忍辱含羞的生存着，才能爲老父和愛人復仇雪

恨。她已下了最大決心，要使蘇丹獲得一個悲慘的死亡。立在一旁的東阿立，也能察看出她兩眼中燃燒着的憤火。

「東阿立，你逃亡去吧！我雖落入惡魔之手，但我有復仇的機會；假使你死了，我將喪失了生存的勇氣。因此，你的死，對你自己和我都是無益的。顯然的，你單身匹馬，是敵不過那麼多兵士的。你至多能殺死幾個執行命令的無辜小卒而已，那又於事何補呢？請你爲了我而逃亡吧！你可以去到柔佛，蘇丹的勢力是達不到那裡的。」花蒂瑪在向東阿立哀求着。

東阿立又靜默下來，他承認花蒂瑪的話是蘊藏着極大智慧的，但是，他怎能忍心離開這可愛的人兒呢？他已深陷於矛盾中，一時不能自拔。

「假使你真的愛我，你就應接受我的勸告，立刻逃亡。若是你也死了，試問我在這世界上還有什麼希望，那惟有徒增我的苦惱。假使你生存着，你將爲我增加無限勇氣；有了這勇氣，我才能結束那惡魔的生命。」

「好吧，既然如此，我祇有一走了，花蒂瑪！」東阿立接受了勸告，但是在說這話時，他滿眼被淚水浸溼了。他上前擁抱住花蒂瑪，痛哭了一場，然後才乘馬馳去。

東阿立走後，花蒂瑪忽然一陣昏迷，而仆倒在地下了。

當一綫曙光窺視迷濛的人間之際，大地便開始蠕動了。這時，阿才嬌提了一桶豬飯，出了家門，匆忙地向村口走去。

新村的大門還沒開放，許多割膠的村民，或蹲着，或站着，在焦急的等待着。忽然，阿成伯瞥見阿才嬌遠遠的走來，便和她招呼道：「哦！阿才嬌，天還沒亮就趕着去餵豬了？」



阿

才

嬌

高
原

阿才嬌把那桶笨重的豬飯放下，用手揩着額頭上的汗水說：「成伯，你也趕着割膠去嗎？聽說你家的豬已賣了，價錢好嗎？」

「別提了，我家養的那五頭豬，總共只得五百元，還不够清還豬糠、椰渣的賬呢！」

「現在的豬價可漲了些兒！」

「算是漲了一點，可是，還是不合算的。假如你不是急着用錢，

我勸你還是不賣的好。」

「可是，阿吉就要在下個月娶親了，豬不賣是不行的呀！」

阿才嬌還沒說完，村門已打開了，他們的談話只好告一段落。

十年前，在新村裡，一提起陳阿才，有那個不翹起拇指，說道：「好人！好人！」可是，阿才這個好人，只是爲了維護一個被認爲不法份子的善良村民，而在一個夜裡

的女兒阿香娶過門來。

阿吉這個年青伙子，從小就跟苦難結合在一起，所以，養成一種勤勞的精神。當他十歲那一年，爲了補助家庭的開銷，他便開始每天早上出門去代人賣油條了。之後，他又做過膠工、小販。最近聽說買賣鷄鴨可以賺錢，便又改了這個行業。每天的午後，他便到附近的甘榜去收買鷄鴨，隔天早上便到鎮上去販賣。

失踪了。

當時，阿才嬌的悲痛是不言而喻的。但她毅然地負起了養育阿吉的重任，忍苦耐勞地工作着。到了今天，阿吉已經成人了，分担了她肩上的沉重的生活担子。

生活還算過得去，因此，阿才嬌便想替阿吉找門親事。由于鄰居阿福嫂的介紹，並看過了生辰八字之後，阿才嬌便說定了把村尾阿水

立不安，在新村柵門前踱來踱去。她等待了好一會，才見同村的阿林慌忙地趕回村來，氣喘地對她說：「阿才嬌，不得了！不得了！……剛才我和阿吉哥踏着腳車回來，走到半路上，一輛巨大的軍車從後面駛來，把阿吉哥撞倒在地上，唉！死了。……」

阿才嬌還沒聽完，已暈倒在地上了。

今天下午放了工，因為心情很煩悶，不想回家，便踽踽的向近打河畔走去，在一個比較幽靜的地方坐下，默默的望着遠處出神。

那碧空上的白雲千變萬化，引起了我不無限的感觸：人的環境，何嘗不是時刻在變化呢？世事如棋，也何嘗不是時刻在變化呢？我憤恨的把一粒石子丟在河裡，劃破了平靜的水面，激起了無數個浪花。

在一抹夕陽殘照中，歸鳥聒噪着飛回窠去。我深羨牠們有個溫暖的家，真是幸福！因為，今天不知有多少人流浪天涯，有家歸不得！我不禁要問：這是一「詭實」為之，孰令致之呢？

驀地，微風吹來銀鈴般的笑聲。回頭一看，原來是一羣天真的小朋友，赤着雙腳，在那兒互相的追逐。望着他們，我陷入了沉思的大海裡。我的童年生活，也該和他們一樣的快樂吧！如今，歲月如流水般的消逝，我的童年永遠不再回來了。

夜慢慢的深了，河畔上也慢慢地寂靜下來；拖着沉重的步伐，踏過沾有露珠的小草，向着那令我煩惱的家走去……



黃萬通變了！

黃萬通本在××公司當收賬員，他是一個努力于工作的青年人，朋友們都很喜歡接近他。但沒想到，現在他竟變成一個嫖、賭、飲、吹，樣樣皆精的流氓。

當字花在馬來亞猖狂的時候，他的同事中了三千元的萬字（字花中的一種），這便使他變了。他也爲了想得一筆橫財，就開始賭字花，起初只是賭三、五元，後來越賭越大，竟一次二、三十元地賭起來了。

有時字花中了，他就盡情地找刺激，叫野女人大飲大食。但賭字花的，總是十有九輸，他也不例外。每月只有薪金一百多塊錢，怎樣够他這樣花費呢？於是，他竟把公司一筆三千多元的公款吞掉了。經理看他四、五年來的服務成績很好，只是把他革職，還送了他兩個月的津貼金。

這筆津貼金，不久也就花光了。他在窮途末路之時，加入了私會黨，專門向小販和妓女敲詐，收所謂「保護費」過活。一個有爲的青年人竟一變而爲流氓，這到底是誰害了他？



今天

·筆心·

今天昨天的繼續，明天是今天的延長。當然，今天的太陽是昨天的那個；但是，昨天的事情，已經不再是今天的事情了。

所以，我們得佔有今天——每一個今天！

太陽爬上雲端，今天，又靜悄悄地來臨了。我不禁要想到昨天或以前逝去的寶貴時光，再也沒有任何力量可以把它挽回，以便好好地利用一下。

今天，已經是昨天的明天，前天的後天。今天，也像昨天一樣，到了明天就會成爲昨天了。要是一天讓它溜走，不把時光惋惜，那麼，許多個往後的今天，都要一樣成爲明天的昨天了。

當然，今天的太陽，還是昨天的那個。但是，昨天的事情，已經不再是今天的事情了。同時，一個個過去的成爲昨天的今天，堆積成一級級的年齡，也將把一個人慢慢地改變起來。

人生是短暫的！幾許年前的今天，我呱呱墮地；幾許年前的今天，我已虛度過；幾許年後的今天，我將要「魂歸天國」了。那麼，豈可靜悄悄地來到這個世界，不留下一絲鴻爪的痕跡，而又靜悄悄地離開呢？這樣的生命，是活得多麼的無聊。若是要排除無聊，就得佔有今天——每一個今天。

今天是昨天的繼續，明天是今天的延長。所以，今天我偶然意識到：必須要把橫在生命面前的荒地，不厭其煩，不怕辛苦地踐踏，有一天它會成爲一條康莊大道的。

以前，我是在一連串無數量的今天長成的；此後，我也要在一連串無數量的今天生活下去。無論如何，我應該給自己的每一個今天塗上彩色，在白的地方畫上圖案，在黑的地方寫上白字，一頁一頁地串連起來；多了，自然會成爲一部藍本。

要是每一個人，都在他的生命史上，留下一部有色彩的藍本——至少盡量不讓它空白，那麼，在過了許多許多個今天以後的一個今天，那時的社會，那時的制度，那時的生活，一定不比目前的今天這樣難捱，豈不就是這部藍本的效果？

今天，過不完的今天，太陽沉下去換一個位置爬起來！會嗎？

啼喲！ 鍾源興

拉長脖子啼喲，
打西汝咯的雄鷄！
怎麼在這彈丸的山城，
驚不起人們的睡夢？
靜寂和平的山城喲！
已深深埋入黑暗。
只有賭徒們，
却睜着紅眼炯炯。
多少人
在番攤上傾家蕩產；
多少人
迷失在千字票中。
他們是一羣
愚昧的可憐虫。
黑手掙錢的賭棍，
爲虎作倀的幫兇，
願他們啊！
早日在雄雞的啼聲裡送終。
不要怕孤獨啊！
拉長脖子繼續啼喲，

打西汝咯的雄鷄！
聯合起來，
拉長脖子一起啼喲，
打西汝咯的雄鷄！

黑夜 韓泰豐

街道悄然無聲，
人們都入夢境。
大地的生物沉默了，
夜虫也停止了低鳴。
天邊羅列着閃爍的星，
好像夜空的眼睛。
陡然間，遠處傳來鎗聲，
打破了夜的寂靜。

膜拜 堅兵

辛勤地唸咒，
虔誠地叩頭。
等待着占卜的命運，
期望着神的保佑。
於是，神賜了預兆；
到頭來空頭支票一張，
歡喜化成悲愁。

我爬起來，
重整背上的行裝，
我要趕上我的伙伴。
在這漫長的道上，
我不能終止這艱難的行程。
因爲一點輕微的創傷，
我爬起來，
重整背上的行裝；
因爲在我的背後，
有千百隻眼盼望。
我要探尋的是真理，
並不是一個虛幻的景象，
是爲了更明白生命，
並不是漫無目的地遊逛。
我爬起來，
重整背上的行裝，
我要趕上我的伙伴，
在這漫長的道上，
我不能終止這艱難的行程，
因爲一點輕微的創傷。

旅行

黃宇宙

爲「青年園地」的開闢而歡呼！

寒影

如今，芭蕉既已開了花，我們就應該努力的去澆水、除草，使它開得更美艷！更芳香！

我很高興的能够看到「馬來亞青年園地」的誕生！在這兒，我要由衷的祝禱它：在不久的將來，長出茁壯的綠苗。

雖然它祇有四頁篇幅，但是，在一個只有十六開本的小型刊物裡，已經是難能可貴了。我在所看過的多樣雜誌裡，要想找到像「蕉風」那樣能爲青年開闢專欄，來刊登他們的作品，實在是少得可憐。

那麼，是不是那些刊物的稿件太多了？抑是爲了水準過高，沒有那文不成文詩不似詩的初習者的投稿？不，一萬個不！任何一種刊物，總有一些喜愛文藝的青年的投稿，若是說沒有，那一定是被主編的人丟進字紙簍去了。


大家都有一種偏見：認爲在一個刊物裡開闢了什麼「園地」，就會影响到刊物本身的水準；同時，也會減低「大作家」的身份。再有的，因爲許多刊物的主編都有「文章生產機」，用不着外來貨。因此，不但一些不成熟的作品不被採用，就是一些比較好的作品也有遺珠之嘆！

會記得：我在去年寄了一篇短篇到一個相當吃香的半月刊去，然而，兩個月過去了，仍如石沉大海，得不到一些兒消息。爲了我喜愛那個故事，特地費了一個上午，去找一位在那刊物當助理編輯的老同學。後來，他才坦白的告訴我：因爲不知道我的筆名，所以，和許多同一命運的稿子給扔了。因此，我便很奇怪的問題：是以什麼角度來評選作品的？可是，他却不同意我，祇是笑了一笑而已。這一來，我明白了；原來他們刊出的所謂「稿約」，不過是個騙人的幌子。

從此，我再也不作這種無謂的犧牲了。因爲上了一次當，便自然學乖了。

今天，我欣幸能够看到「蕉風」開闢一塊園地，爲一羣初習者修改文章，並將它刊登出來。這決不會使「蕉風」比以前遜色，反而更顯得它的風格獨特。

如今，芭蕉既已開了花，我們就應該努力的去澆水、除草，使它開得更美艷！更芳香！



讀者·
作者·
編者

近來，我們每日都收到不少來稿，但其中以詩稿及「語絲」性的稿件特多；僅以「語絲」而言，便可刊用二三十期。我們對來稿加以審閱後，認為可取，便加以修改潤色，然後分類保存起來，留待以後刊用。因此，希望投稿諸君，耐着性子等候些時；凡是不合用的稿，必定儘速退回，不會任意擱置或扔在字紙簍的。

本期的封面及封底，均為「牛鼻子」漫畫家黃堯先生新繪的全套「漫畫馬來」中的兩幅，風格獨特，想為讀者所喜愛。他近自曼谷來星，將於近期內在星舉行個展。

從本期起，我們開始在編排形式上作了一個改變，使版面能活潑一點。同時，在內容方面也力求充實，如白蒂先生的「渣滓」文字洗鍊，描寫生動。山芭仔同學的「獅子城」，譯筆流利，達到了「信、雅、達」的標準。山東佬的名字，想為讀者所熟悉，他寫的「葫蘆島」遊記，使我們讀了，有如身臨其境。至劉強博士的「馬來人的風俗」，瓊山同學的「麻河之水慢慢流」，卿華同學的「黃昏」，都是不可多得的佳作，請讀者不要輕易放過。

最後，我們覺得非常遺憾的，是第十一期上所發表的「一個舞女的自述」，已經証實是一篇抄襲的文章。我們曾約了這位作者來談話，他也坦白認錯，說內心受到很大的責備。我們希望以後不有類似的情形發生，否則，爲了對得起讀者，便要將文抄公的芳名用大號字登載出來了。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五日出生

出版者：蕉風出版社

地址：新加坡加樂律七三——七五號

信箱二〇三四號

The Chao Foon Press.

73-75 Kellock Road, Singapore 10.

P. O. Box 2034

承印者：新加坡聯樞印務有限公司

總代理：中國學生周報星馬辦事處

地址：26 Winchester House

Singapore 1.

Tel: 23733

零售：每冊叻幣二角

訂閱：半年（十二期）叻幣二元二角

全年（廿四期）叻幣四元三角

△每月逢十日、廿五日出生▽

牛鼻子駕牛車

黃堯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一九五六年五月廿五日出版

零售每册二角